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02
29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九〇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瓦雅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160/A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007)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和印度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印度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喀麦隆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波兰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雅罗谢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波兰代表团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使我们能够对正在审议的问题表示我国的立场。你在安全理事会主席任内很有建树，因此我们确信这次的辩论将能为了非洲大陆上另一个侵略受害者的利益促进和平与正义。

同时我也要与一些代表一起向美国常驻代表斯克兰顿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同时，我们衷心关怀一位有非凡才干、经验和忠于联合国事业的人，就是马立克大使，他因为遇到很不幸的意外事件，暂时不能参加我们的讨论。波兰代表团盼望他能尽早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在决定参加这场辩论时，波兰的立场真正关心到团结问题，这种关心是波兰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基础所固有的。三个月前，波兰联合劳工党第七届大会就曾强烈地表示：

“我们的党在声援各进步和民主运动时，……热烈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所有为了争取自由、主权和民主而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进行斗争的国家”
(A/31/49, 第4-5页)

在波兰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整个30年期间，竭力贯彻执行联合国崇高的目标。同样，联合国也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其他进步国家的带头作用和不懈努力的鼓舞。我只要指出我们通过的划时代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大家都知道这是苏联倡议的。

在最后消除殖民主义方面一个决定性的措施是以前各葡萄牙殖民地的获得独立。在联合国内外为争取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和安哥拉人民的自由，对萨拉萨压制政权进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记忆犹新。联合国的记录有很多资料指出谁是这些领土人民的真正朋友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谁实际上在阻碍种种加速非殖民化过程的努力。其实即使现在，大家都能够轻易把这种人识别出来，因为在葡萄牙前殖民地问题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听到这些人的花言巧语。南非政权一贯是安哥拉和非洲大陆其他前殖民地领土的一个顽强的敌人。我们过去已谴责了这个敌人，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坚决地加以谴责。由于非洲统一组织的提高警惕和显然的努力，我们才举行了这一系列的安理会会议来就南非对世界最年轻的独立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一事进行讨论，并达成适当的结论。这个国家已获得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正式承认。

安哥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长期以来是与安哥拉国内反动势力勾结的世界最大反动派的眼中钉。所有进步的世界各国都欢迎安哥拉人民真正地战胜侵略势力和一帮的外国雇佣兵。当所有其他的侵略和干涉的手段失败时，反动势力就诉诸最后的手段，就是南非的军事力量，这岂不是一种标志吗？因此，南非把自己置在帝国主义在安哥拉进行干涉的前线，使自己再次暴露种族主义政策的真面目。这种干涉行为到今天还没有停止。

比勒陀利亚不顾它的罪行，竟胡说什么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波兰人来说，根据我们不久以前的经验，这种论据听起来是熟悉的也是恶毒的。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政权认为可以以保护其掠夺的利益的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结果近6000万人丧生。

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同各方面一样也认为南非对独立安哥拉的行动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种威胁。这种侵略更为明显，因为如若干非洲国家代表已经指出，南非边界并不与安哥拉邻接。为要侵略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它利用了一片不属它所有的领土。在推行它的扩张主义行为时，它违犯了该领土的国家统一

和民族完整。特别是在这方面，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南非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所列的撤退条件是彻头彻尾非法的、不合理的和毫无根据的。

一月二十八日我在安理会上说：今天，南非政权把侵略的矛头从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指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明天，它也许会把侵略的矛头指向非洲大陆任何别的一个国家。这个警告没有失去它的正确性，尤其是今天，南非在罗得西亚的双胞胎政权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最后堡垒，它疯狂地竭力避免在津巴布韦人民和已经解放的非洲国家以及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压力下崩溃。

南非被迫采取步骤从安哥拉撤走的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安哥拉人民和所有非洲自由国家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们的联合行动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早就该采取的行动。我们也认为这种情况体现联合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联合国现在应当全力巩固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波兰对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战斗的人民一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支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迈向完全的民族解放道路上保护和巩固其年轻的国家地位。我们保证继续追求这个目标，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政策的自然后果。

我们同时了解世界大家庭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抑制侵略和种族主义。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卢武瓦卢大使三月二十六日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所提出的要求。我要趁这个机会热烈欢迎自由独立安哥拉的代表并以波兰代表团的名义就这种对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所作重大贡献表示感谢。我们期望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

我的发言谨慎地针对正在审议的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问题上。我想非洲集团，其中包括安哥拉代表，希望这场重要的辩论不要涉及离题的问题是充分理由的，是绝对正当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见到一些孤立的人妄图歪曲我们

讨论的问题的有关事实，不能不表示遗憾和愤慨。以诋毁攻击苏联而著名的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如此歪曲事实时，竟企图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人民的侵略行为作辩护。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都不能否定这个客观事实。

对我们来说，我们确信自由的非洲国家在它们团结一致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共同的斗争，绝对能够自己判断真相得到自己的结论。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对阁下干练地领导现在目前这场重要的辩论表示欣慰。在这一个月安全理事会处理很多紧要问题的时候，你表现了这个庄严组织上处理事务所必需的明智和公正。

我要对安理会各理事国同意我国代表团参与南非侵略安哥拉问题的辩论的要求表示感谢。我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并严重地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很高兴安哥拉政府能够派遣一位杰出的代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来安全理事会发言，将有关控诉南非的事实提出来。听到他的发言的人都会为南非对安哥拉采取的行动的重要性表示关怀，此种行为是对安哥拉人民的一种罪大恶极的暴行，严重地违犯了国际法。

不干涉每个国家的内政、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属于各国关系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最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的侵略行为严重地违犯了这些原则。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及他们的革命事业所采的敌对行动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大家都知道，在解放斗争的整个时期中，南非与殖民主义国家勾结，利用南非的财富和军事力量企图抑制和打击安哥拉人民合理的愿望。我们知道这个企图最终是失败了，但是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安哥拉人民和葡萄牙政府签署阿尔沃尔协定开始，南非便进行颠覆活动，阻碍安哥拉获得独立的进展。颠覆活动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军队对安哥拉进行侵略的时候达到高潮，所用的借口是这种行动是获得

葡萄牙当局同意的。但是我们从安全理事会分发的信件中所了解的情况并非如此。南非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的革命，建立一个会服从南非政策的政权。

南非驻留在安哥拉有七个月，在这期间，它不仅对民族解放势力进行残忍的军事活动而且还使当地平民遭受到极端的痛苦。安哥拉代表描述了他的国家——一个需要国际全力一起支援的新国家——如何受到掠夺、其人民如何受到殴打、财产如何被毁，南非战败后实行“焦土政策”其部队如何把重要设施恣意破坏。安全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行动加以严厉谴责，同时单单为公平的原则，也应要求南非政府对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所受到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赔偿。

正如安哥拉代表所指出的，对形势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可以阻挡南非进行侵略行动的国家却阴险地保持了缄默，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令人伤心的批注。国际大家庭承认了安哥拉国家的独立已经有五个月，这新国家还面临着不可容忍的情况，南非部队违犯了国际法的所有准则，继续非法和放肆地赖在那里。

就因为顾到这个情况，我国连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坚持这一重要问题应当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密切检查。联合国必须特别注意安哥拉所遭遇的侵略行为，因为侵略是从纳米比亚领土发动的，而联合国是对纳米比亚负有国际上的责任的。

南非和那些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国家说什么由于南非部队已从纳米比亚撤出，情况已缓和了。但是除非迫使南非撤出它在纳米比亚的部队而同时也撤出它的非法政权，该区域的和平将继续处于危险之中。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斥责南非对安哥拉的武装侵略和对其领土完整的侵犯。其次，安理会必须坚决拒绝一种概念，说什么南非为了保护他所说享有利益的某些水电设施，有权利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显然南非占领水坝地区是非法的，因此是公然侵犯安哥拉政府和人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不在这一点上谴责南非，我们会在国际关系上建立一个最危险的先例。这将表示一个国家也许可以声称它在另外一个国家具有真的或假的经济利益，如认为这些利益受到威胁，它可以采取强制的军事占领来保护这些利益。如果承认这种论点，国际间会引起无政府状态。

我国代表团认为处置纳米比亚边界双方的水坝的利益是一个只——我要强调“只”——牵涉到安哥拉和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问题，这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在罗安达发表的声明中正确指出的。

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动不能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或一个不会再度发生的事件来看。象国际大家庭一样，南非也认识到关于南部非洲种种问题的相互纠缠。南非本身是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主要堡垒。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崩溃，南非眼见它的一个堡垒已被铲除。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独立的现实所发动的军事行动必须视为一个及时的警告：当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大多数非洲人和少数白人政权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对抗时，而且是更接近它的国土，我们就可以预知它会作出何种反应。如果安全理事会现在不立刻表示要坚决终止南非的军事冒险，那我们可以肯定将来南非会进一步违犯国际法，后果是会更加严重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同时透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的理事国，使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个重要的辩论。我们参加这个辩论是特别感到高兴的，因为这辩论是在你的干练的主持下举行的。这项与非洲完全解放有重要关系的辩论能在贝宁代表的指导之下举行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贝宁政府和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一直是站在前线的。这一点有深刻的意义，告诉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以及种族主义者：奴役和农奴时代已一去不回。我们尤其高兴，因为贵国与我国之间有深厚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连系，这是建立在我们共同献身于完全解放所有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上的。

我也很高兴向安哥拉英勇人民的代表团致最美好的愿望。它的出席是我们大家的光荣。它代表了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站在先锋行列的人民，他们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人民，是从苦难中汲取力量的人民，也是在坚决的英雄斗争的旗帜下不屈不挠战斗直到胜利的人民。我相信，该代表团在辩论开始时所作的声明对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是特别有启示作用的。

安哥拉的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已进行了长久不顾一切的斗争。这个国家曾有许多烈士作了许多牺牲；他们的贡献是令人感动的，并且他们更充实了500年的斗争史实。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为了赢取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流了那么多的血，作了那么多的牺牲。

自从欧洲殖民主义兴起以迄于今，安哥拉人就必须以非凡的英勇战斗来消灭最可恶剥削形态。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一直到目前的衰弱和破产时期，剥削者就掠夺了这个国家，制造了安哥拉人民许多烈士。乡下的情况是最残酷的掳掠人口，居民被无情迫离他们的故土带往大西洋的那一岸充当奴隶。数百万安哥拉人就是这样被运到加勒比海的大农场，他们以劳作和痛苦建立了新的国家，在今天清算压迫者的时候这些国家又过海了，这个海曾见到他们当初的苦难，今天又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为自己彻底的解放作最后的努力。

他们曾顽强反抗有500年之久。葡萄牙和南非历史家在史册中记载安哥拉人自从欧洲的压迫者涉足他们的海岸时就开始了斗争。他们之中有许多为逃避奴役而藏在森林之中，经过了数百年，这些地方却成了革命斗争的基地。贩卖奴隶的人称安哥拉人是不愿对他们的奴隶主的严厉纪律低头的“反叛者”，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反叛精神，在殖民时代的古巴大农场中发生奴隶叛乱时经常体现出来。此种精神成为古巴建国的主要因素之一。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自从一九五六年成立以来，就名实相符地代表了安哥拉人民的最高热望，确实也代表了所有不愿再受外国帝国主义欺压的非洲人民的最高热望。人运依照阿米尔孔·卡布拉尔的榜样和人运缔造者的英雄行为的鼓舞，以及在人运主席阿戈什蒂纽·内图同志的开明、坚决领导之下，是唯一为独立自由而战斗的安哥拉组织，是唯一不懈地打击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组织，是唯一能够动员被剥削的民众的组织。人运浴血作战，为人民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独立的新安哥拉。它饱经沧桑，它在15年的武装斗争中勇敢地克服了许多障碍。

虽然一九六一年二月光荣起义以来人民武装解放部队的斗士一直受到殖民主义

者残酷的镇压，虽然他们的战士在全国各地惨遭屠杀，虽然他们后来遭遇了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及其非洲奴仆有积极合作的殖民武力的对抗，而无法避免安哥拉地理位置造成的后勤方面种种困难，曾有过一时力量的均势有利于反动势力，但他们仍然是武装斗争的旗手。他们单独对付了经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训练和装备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援助的武装葡萄牙人。安哥拉的卖国者，由华盛顿、里斯本、比勒陀利亚所炮制的所谓解放运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被排斥在安哥拉领土之外。如果说这些虚构的运动还开展了什么武装行动的话，那也不过是与葡萄牙人联合共同杀害人运中的安哥拉人。那一时期的葡萄牙的官方记录和联合国的记录都载有明证。

因此，过去象今天一样在安哥拉只有一个爱国组织捍卫人民的利益。过去象今天一样不断有许多卖国者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

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开始以来的20年的斗争中，安哥拉人民和葡萄牙的压迫者都不是孤单的，都有积极的外援。

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各国人民和所有的进步力量在这不公平的战争中都帮助了人运。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所有的反动派和卖国者主动地靠拢葡萄牙，力图消灭人运。

南非的种族主义者从不隐瞒他们对安哥拉人民的野心。在比勒陀利亚所订的战略中，其他的非洲国家一直是被视作未来的附庸，特别是靠近种族分离领土各地区的国家。因此在殖民战争中南非种族主义公开支持葡萄牙人。因此，他们计划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经济变成南非人及其帝国主义同盟垄断经济的附属公司。他们要沿着这些领土的边界发展水力发电厂是他存心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扩张白人殖民主义，加紧剥削人民和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计划的一部分。

比勒陀利亚和葡萄牙的法西斯主义在各地的勾结是众所周知的。我可以指出一九六八年人运痛斥了南非官兵出现在安哥拉西南部同葡萄牙人并肩作战。

人运主席阿戈什蒂纽·内图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提请全世界注意殖民主义者所获的外援：

“我们知道最近南非派出官兵在本国西南部同我们的军队作战。对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来说，安哥拉战事的发展及其对西南非洲的影响是经常感到惴惴不安的。许多次他们宣称他们的边界必须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防卫，因为怕这两国会成为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爱国志士的基地。”

“他们，联合葡萄牙人大肆轰炸并且用直升机机关枪扫射。最近，他们在靠近西南非洲的边境的安哥拉境内设立了基地，这个基地将由葡萄牙和南非的军人操纵。”

南非当局对近年来非洲解放运动所向披靡的进展所作的反应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比勒陀利亚企图扩展它的统治和种族压制的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的运动在这些葡萄牙人压迫领土上逐渐增长的斗争即将到达解放的黎明并导致里斯本法西斯政权的失败时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就大为震怒。自由的边界现在已是太接近非洲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堡垒了。

人运的胜利和后来在安哥拉建立的独立的、进步的、与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站在一起的真正的非洲人的政府，以及在安哥拉创立的作为数百万非洲人的榜样和鼓舞力量的革命国家是有威胁性的现实，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夜里不得安枕。

这就是为什么南非见到安哥拉人民发动了无耻罪恶的侵略，妄图从无私和突出的方式斗争二十年的人运斗士那里夺取完全的胜利。南非的侵略阴谋是与它的帝国主义同盟和伙伴齐步并进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拨出数百万美元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受薪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各种罪恶行动。种族主义者用反动的行动来阻挠真正的独立。

就在这类的情况下，去年八月南非的武装部队毫无理由地违反所有的国际原则和规范，跨越纳米比亚的边界，占领了安哥拉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并且与安哥拉的卖国集团勾结，对当时还在葡萄牙统治之下的领土开始进行武装干涉。这对大家

都不是秘密。葡萄牙政府抗议南非军队的侵略。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再度谴责南非。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如能记住这个简单而具体的事实就好了，他们想要篡改事实而不理谁是安哥拉真正的侵略者；想要忘却侵略是以什么方式、为什么而起的。当时的统治国葡萄牙抗议这个侵略并直指侵略者是南非。当时安哥拉境内没有其他的外国军队。

八月至十月之间帝国主义的干涉加速继续进行。它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窃取罗安达，在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以前控制这个国家的命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白人雇佣兵，傀儡兵都站在南非一边进行干涉。

古巴直到十月才派遣第一批指导员前往安哥拉。这些指导员到达时帝国主义——南非人及其走狗——无耻地对这国家进行干涉为时已达数月之久。

十月二十三日，南非军队为要对安哥拉的革命作致命的打击，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使用100至150辆坦克，以一天60至70公里的速度向安哥拉的首都进攻，而在北方外国雇佣兵只离罗安达25公里。古巴革命政府看到种族主义者十一月五日的这个无耻的进攻，应人运的要求，决定派遣第一个军事单位前进安哥拉。

古巴对遭受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外国雇佣兵共同侵略的兄弟般人民伸出援手，对兄弟般的人民的民族独立帮忙保护，只是实现团结的一项基本责任而已。古巴人民得以同英雄的安哥拉民族军队和站在反抗殖民主义前列的其他非洲国家的斗士并肩作战是光荣的。假若我们的行动对安哥拉的革命的胜利稍尽棉力，假若因此而激起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愤怒的话，我们只有感到自豪和得意。

对上个星期五黄华大使所发表的声明，我有责任提出些意见。我只评论他发言中直接关涉到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部分。因此，我对中国代表发言的意见能与我发言的继续部分结成一体，与安理会目前讨论的议题直接有关系。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黄华大使跑到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里为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作辩护，或卫护帝国主义采取未来步骤以图挽救非洲的种族

主义政权。但上星期五在安全理事会上，在全世界之前，他确实做了这样的辩护。

让我们研究事实经过。 中国代表说：

“……随着安哥拉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越过重洋，以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把刚刚迎来独立的年轻的安哥拉国家推入了分裂和内战的惨痛境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开武装入侵，直接插手干涉安哥拉内政。”（第一九〇〇次会议，英文本第28-30页）。

中国的领导方面知道这不是事实。 它也知道这个发言是企图为无法辩解的事物作辩解。 它知道以这些话来辩护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是比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其实也比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更进一步。

去年八月南非人攻击安哥拉的时候，管理国葡萄牙对侵略提出抗议，并加谴责。葡萄牙、南非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过份到说还有其他外国武装干涉安哥拉。

黄华大使在他发言的另一部分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在南部非洲疯狂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和夺取战略要地。苏联社会主义的这一疯狂攻势必将给安哥拉、南部非洲以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同上）

中国代表的发言中还有许多其他部分是同刚才我引述的部分相象。

我请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拿我刚才所引述和帝国主义的杰出发言人最近的发言比较，这些发言人关怀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命运，讲出来的话与中国代表所讲的十分相象。

也值得指出，这些话与比勒陀利亚国会通过的允许南非攻击任何非洲国家的国防法的某些修正条文相合。 黄华大使没有时间在他的发言中谴责南非对非洲国家的这些威胁，但他却赶紧事先替南非进一步的侵略找寻理由，而且确实用了主张种族隔离的那些人所用的同样论点和同样的语言。 我手中有南非国会的记录，其

中有国防法修正案通过之前举行的辩论。 这些记录可供应给每一个想对语义学作一项有趣的研究的代表，可以让他们肯定谁抄袭谁——究竟是比较陀利亚抄袭了北京，还是北京抄袭了比较陀利亚。

黄华先生有许多次称与安哥拉并肩作战的古巴国际作战人员为“雇佣兵”。我们有一个印象是中国代表意图侮辱。当然假如这话出自革命者之口我们是会有被侮辱之感的，但事实不然。

我已说过古巴基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要求向该国提供军援为的正是对抗南非部队，葡萄牙法西斯主义和国际雇佣兵的侵略。当然黄华先生只字不提真正的外国雇佣兵和在刚果、尼日利亚、罗得西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有长久犯罪记录的职业凶手，他们是参与南非的侵略的。这不是偶然的。稍后我要向安理会解释为什么对白人雇佣兵参与侵略安哥拉需要这样谨慎处理。安理会就可了解为什么中国代表宁可不提这事。

我须补充说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战斗的不仅是古巴人；我们能同其他非洲国家的战斗员并肩作战感到光荣，所有人都是在合法的安哥拉当局的指挥之下的。

中国代表的发言中尚有一点切不可忽略：他企图制造一种印象，是说安哥拉不是在抵抗南非的侵略。根据他的说法，“雇佣兵”——指古巴人和其他非洲国民——是在“苏联指使之下”借用安哥拉的名义而打仗的。

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所含的种族主义和反非洲的语调。依他来看，安哥拉500年的反抗是白干了。人运15年以上的武装斗争是白干了。在他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眼光中，他不能了解安哥拉人是以决心、勇气和无私精神英勇斗争才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开始是对抗葡萄牙人，后来是对抗南非人。予安哥拉战争一种独特的历史意义的是非洲的胜利。这一胜利显示了非洲斗士是能够对抗并击败种族主义者的，粉碎了白人优秀论的卫护者所宣传的神话，证明了非洲的全部解放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得了的，证实了非洲人民可以抗战直到最后胜利。如有人要忽视这一层，企图埋没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胜利给予整个非洲的深刻意义，

是企图挽救种族主义的面子和减轻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军在到非洲人手中的败绩，这种努力是不会有效果的，是无耻的。这等于是充当了非洲最可恶敌人的公共关系代理人。更荒谬的是正当美洲各国人民和他们的种族压迫者之间的历史性的对抗正走向必然的结果时去充当这个不足称道的角色。

我说过我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代表对安哥拉土地上造成死亡和毁坏的外国雇佣兵如此谨慎。理由很简单：请看，我带给安理会的这些照片和文件。这些照片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成员在卡莫纳发现的，卡莫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制造的一帮叫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中心。这些照片显示了中国顾问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匪徒一起活动。这个文件也由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在卡莫纳发现，其中有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头头的两次会议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和南非军队的连系，也可以看出另一帮脱离分子集团和南非军队的连系。

黄华大使也许想驳斥这个证据，这是安哥拉爱国部队缴获呈献给世界舆论之前的。既然如此，也许下述的证据也许更能取信于他本人和安理会的会员国。我指的是美国这里所印行的一本杂志，取了一个富有暗示性的名，叫《卖命谋财的士兵——职业冒险家》。封面套色，各位代表可看出是在安哥拉土地活动的一个人外国雇佣兵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火焰在烧的不象是苏联的新式武器，而明显的是安哥拉农民的简陋的房屋和农作物。

杂志里面有一篇南非新闻记者的报导，据他说是夏天写的，是安哥拉宣布独立之前的几个月。你们可以看到所附的许多相片中南非人、葡萄牙和罗德西亚的法西斯主义者，白人雇佣兵和中国顾问聚在一起。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武器，包括南非和中国的武器。杂志的另一处详述有意的雇佣兵如愿参加侵略者可怕的杂牌兵应遵循的手续。杂志列出了招募处的地址和招募人员的名单。

我认为我们非洲的同事会愿意注意到这个丑恶的事实：人们可以在联合国的东道国看到这种刊物，其中揭载安哥拉战争外国雇佣兵招募人之一的是一位内维尔·

沃辛顿，南非比勒陀利亚，邮箱 2773 号；并且第 29 页告诉我们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有外交官饭店和斯特林林饭店两家旅馆，任何人想要帮这些部队在安哥拉作战都可以在这两家旅馆一楼酒吧取得必要联系。当然这刊物略嫌过时，想要去同安哥拉人民作战的人似乎不再有同样的机会。

南非政权应对数千安哥拉人的死亡负责，也应对其罪恶侵略造成的大量物质损失和安哥拉经济所受严重伤害负责。这政权的军队在安哥拉土地抢夺、劫掠和毁坏大量物质资源也有罪责。

安全理事会一定要谴责南非的侵略；应该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刻无条件停止这个侵略，撤出它所有在安哥拉领土上的军队，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完整。南非政府的虚伪骗人的理由必须断然加以驳斥。比勒陀利亚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对撤出其从事侵略罪行的军队强加条件；它也无权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无权代表受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害的当地居民讲话。

必须施用压力使南非政府归还安哥拉所有被侵略军劫走的财产，也必须赔偿在侵略过程中安哥拉人民受的损害。

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有责任在即将开始的该国重建期间来援助安哥拉人民。

安哥拉人民的斗争是亚非拉各国人民巩固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共同任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哥拉人民争取自由已牺牲重大，他们理应获得最坚决、最慷慨的支援。因此，帮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逃避的责任。

安哥拉人民的胜利斗争对整个非洲大陆的事业和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不惜流血为这个国家的最后解放打开了一条新道路，并且给南部非洲数百万男女带来希望。由于安哥拉人民的英雄的努力；由于苏联的坚定支援和帮助战胜种族主义者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坚定支援，自由的黎明已可看见，仍在维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人们的末日的开始也已可看见。

战胜死亡，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雄壮的启发的话仍然萦萦在耳：

“黎明已经来临，兄弟，黎明已经来临：

看看我们脸吧，我们旧非洲的明日新曙光。

穷苦的黑人放弃了数千年的河山，完全属于我们自己，

太阳的光芒将再一次照耀我们，

会晒去我们眼中的泪和脸上的唾沫，

一旦你们抛弃了锁链和沉重的桎枷，就一定实现，

而我们苦难的日子将结束，永远不返。”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首先我愿对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表示最热烈、最亲切的祝贺。贝宁和喀麦隆两国间的长期友谊不仅源自地理和历史的因素，而且也是源自两国争取独立的共同热情和双方为非洲的全部解放和加强非洲的团结而一起努力的决心。你的明智的、赶上形势的、战斗的领导是我们工作成功的一个好的预兆。

我也愿利用这个机会向新任美国大使斯克兰顿先生表示欢迎。我们祝愿他执行新任务成功，他的执行任务的风格已经显出是我们不常见的。

我特别高兴能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表示我的最亲切、最热烈的祝愿。我的国家喀麦隆是支援安哥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欢迎安哥拉国取得国际上的主权，我们承认这个国家。我愉快地再向该国表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全力支援该国进行的保障。建立和加强国家统一的崇高任务，安哥拉共和国人民是十分珍视这一任务的。

我也愿利用现在第一次在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限基础上向安理会发言的这个机会，向我的全体同事，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的衷心感激。我庆幸能与秘书长在这个最重要的机构中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很感激他们

向我们表示的真诚合作精神，我们在过去一年里对安理会审查的各种问题共同寻求解决或办法。我们从这样一个杰出而有才智的团体中学到很多，获益非浅。

安全理事会已经开了几天的会来审查南非侵犯这个非常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都知道，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国家是在联合国里的非洲大使集团，他们是根据今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的指示办理的。

尽管面对一些玩弄分裂的花招——幸而都告失败——非洲国家不遗余力地支援安哥拉人民为摆脱五个世纪来所遭受的一种最压迫、最反动的殖民主义形式所进行的斗争，所以非洲国家对安哥拉在取得独立后马上在基本上受到南非侵略的威胁这一事实是不能坐视不管的。特别是我们都明白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从来就想尽方法要阻挡南部非洲的不可抗拒的独立和民主潮流，好象以为可以筑起高墙来挡住自由的巨风。

南非趁安哥拉的命运正处决定性的转捩点时，对安哥拉进行新的暴力行为，安理会自然应该迅速加以审查。这类事件并且也属于南非一系列的各种挑衅、违反和侵犯的行为的一部分，就是该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区域各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所表现的本性。

就在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这件事以后，但在实际开会以前，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确实发出许多通讯，不断提出各式各样的理由，甚至提出社会的和人道的理由，来为其军队赖在安哥拉作辩解，到最后才宣布打算在三月二十七日撤离。

奇怪的是，某些国家极为敏感，但不是象我们所预期那样的关切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所构成的严重侵略行径，反而对南非答应把其士兵和雇佣军自安哥拉领土撤出的事深表关切。好象这种撤离的承诺本身就能够消除南非侵犯安哥拉而引起的整个法律和政治问题，虽然南非似乎正在实现诺言。无论如何，谁能保证这项承诺的最后和全面的性质呢，因为我们都明白沃斯特及其朋友的阴谋诡计。

对喀麦隆来说，这个局势是很清楚的。南非士兵和雇佣军非法驻在安哥拉领土的库内内地区不仅是对该国的声誉和安哥拉人民的尊严构成一种侮辱，并且也是对整个非洲的声誉和尊严构成侮辱。

这种侵权行为损害了关于主权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领土疆界的确定和获得承认。没有这种主权，安哥拉政府或人民就不会得到安全。这种对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危险地加深该地区的紧张，加深在该地引起一场普遍冲突的危机。没有任何借口，无论是政治的、思想的或所谓人道的借口，能够为南非军队残余部分强留在安哥拉作辩解。正当安哥拉的夺权斗争处于起伏不定的时刻，沃斯特与他的南非军队妄图肢解那个友好国家，遭受了一个致命的挫败。

安全理事会必须狠狠地谴责南非公然侵犯安哥拉的行为。它也必须迫切地要求南非不仅要老老实实在地、毫无保留地把军队撤出安哥拉领土，以便创造气氛以利加强安哥拉为巩固其独立和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并且还要把它的军队撤出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不但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它侵略别国的基地，并且还不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许许多多决议，继续非法侵占。

现在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民解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南非及其朋友必须更加认清，这种据说用来为统治南部非洲黑人作辩解的所谓白人优越论的神话最后终于破碎。由于深信这种神话才造成了南部非洲的严重的紧张局势，并且还可能导致广泛的危机。

如果坚持这种不合理的政策路线，对千百万人施加凌辱、剥削和有系统的压迫，显然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后果难以逆料。

我们对这种情形只能表示惋惜，因为，如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阁下在提交关于南部非洲的宣言给大会时所说的，我们不鼓吹暴力，我们只鼓吹制止一切暴力，特别是制止那些非洲的压迫者所施加于人类尊严的暴力。

因此，我们向一切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援来鼓励沃斯特先生及其朋友继续顽

抗的人庄严地呼吁，要求他们把握今天提供给他们的机会，断然站到真正拥护人类尊严的这边阵营里来，因为人类的尊严天天在南部非洲受到践踏，因此使自己能为世界的那个地区建立真正公正而民主的社会有所贡献。

主席：请印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很感激安理会给予我们这个机会表示我们的看法，这项问题显然对联合国的非洲会员国极具重要。对它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危机重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非洲集团的主席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一事实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愿同非洲各国站在一道，支援它们不懈地提防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扩张野心。

我代表我国欢迎卢武瓦卢大使率领的安哥拉代表团出席安理会。我们听取了他的发言，深感同情，特别高兴听到他说安哥拉很想加入联合国，尊重《联合国宪章》，愿与一切友好的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安哥拉发言说明它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也抱积极态度，我们也表欢迎。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犯的侵略罪行。在时间上，甚至依照南非总理的说法，侵略行为早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葡萄牙还在管理安哥拉的时候就发动了。南非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工人和保卫向纳米比亚提供某些服务的设施而被迫进入安哥拉。这种所谓的干涉理由一经仔细审查，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扩张南非所非法占领的领土的借口而已。

鉴于南非干涉的规模之大，包括正规军队、坦克、枪炮和迫击炮等等，都足够证明它早有了详细的计划，实在是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这种作法与派遣警察去保卫设施和工人是回然不同的。正好相反，南非做这件事是瞒着葡萄牙的，显然南非有意充分利用葡萄牙撤出安哥拉之后的一种不稳定的局势。事实上这项行动与南非的安全或保护纳米比亚完全不相干。无论是对南非或对纳米比亚或针

对任何安哥拉境内的设施，从来就没有任何危险存在。因此，毫不奇怪地，葡萄牙政府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向南非政府提出了三次抗议。

事后来看，南非为什么干涉的原因现在已很清楚。那就是要把它非法占领的地区延伸进入到新独立的安哥拉国境内，干涉安哥拉内政，并分裂它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阻扰安哥拉取得独立。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本性更使它的干涉增加了恶毒的意味，影响所及远超过非洲大陆的范围。无可怀疑的，这种种族主义的干涉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加以阻止。如果任它成功，它的后果将是非洲其余国家所受不了的。

南非的干涉是一种基本的罪恶，这个罪恶完全不可原谅，绝对应当受到安理会的谴责。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确保南非这种在安哥拉或非洲其他地方进行干涉的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我们已经看到南非的声明，大意说南非已经把它的部队撤出了安哥拉。这种声明需要事实证实；但是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使安哥拉人民高枕无忧。南非应对拿走的属于安哥拉的财物负责、应对从其银行取去的金钱负责、凡是对道路、桥梁、机场、设施等等造成的损害负责。这些损失必须补偿。强迫带走的人民应该放回安哥拉。除非联合国采取步骤实现这些事项，否则南非会变本加厉地到处横加干涉，造成同样的或更可怕的后果。

安哥拉的悲剧使我想起非洲本身在本世纪初遭遇的悲剧，当时欧洲任何国家都可随心所欲地跑到非洲毫无拘束地进行干涉。从那时以来，我们为了走向国际的法律和秩序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但我们仍应想到这些旧的事情在许多非洲人的心里依然记忆犹新，所以本安理会有向他们提供保证的必要。

南非赖在纳米比亚不仅是非法的，并且对它的邻国也构成最大的威胁。南非军队驻留在纳米比亚是更没有理由了。安理会应该再度要求南非退出纳米比亚，并把其军队撤出纳米比亚。安理会肯定地有责任确保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不会被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利用来长久威胁安哥拉或任何其他邻国。我国代表

团希望安理会不要被人转移讨论的方向离开现在的议题，就是要保证安哥拉的独立，保障它不受南非扩张主义者野心的侵害。

黄华先生（中国）：古巴当局在苏联露骨侵略安哥拉中扮演何种角色已是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它的代表阿拉尔孔歪曲我的发言。并对中国进行荒唐无稽的诽谤和诬蔑，是为谁服务的，大家心里明白，不值得给予重视，也不值得一驳。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没有把任何不是中国代表说的话，也没有把上星期五会议记录中没有说的话，硬说是他说的。在这里所提出的指责，正如我在发言中指出的，也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运动相符的。

我愿在这次辩论中再援引一段话，不是我们这方面说的，是从一本发行全世界很有名的著作中来的，作者是毛泽东。在书的序言中，作者建议中国的斗士认真地学习这些语录，并须加以实践。我读出来。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这样写：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果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我相信中国代表将会找个时间来研究这一段话。

主席：本次会议发言人名单上没有要发言的人了。在宣布散会以前，我要向安理会理事国宣布，我收到了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肯尼亚以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犯侵略罪行的控诉，这是一件深深地影响到纳米比亚的事。”

“我希望通知你，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这次的辩论，到时由理事会主席率领一个包括四位理事会成员的代表团代表出席，成员的名单将很快通知你。”

安理会还记得，过去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曾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参加。考虑到现在辩论的问题对纳米比亚有深切的影响，我建议按照惯例，由安理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四位成员发出邀请；这四位成员的名单会很快通知我们。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愿意接受我的提议。

明天早上会议开始时，我将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四位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散会